

● 时事出版社



往事 学人

马嘶 著



学人往事

马 嘶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人往事/马嘶著. -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0

ISBN 7-80009-596-7

I. 学… II. 马…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9227 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 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0 字数: 500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目 次

- 一、周树人下榻藤花馆
钱玄同编辑《新青年》…………… (1)
- 二、蔡元培诚聘陈独秀
众教授讲坛摆擂台…………… (12)
- 三、二教授合演双簧戏
含悲愤鲁迅写“狂人”…………… (25)
- 四、新潮声中《新潮》面世
国民志大《国民》诞生…………… (36)
- 五、名人聚首“卯字号”
群儒荟萃马神庙…………… (47)
- 六、沙滩红楼藏龙卧虎
三沈二马稍逊二周…………… (59)
- 七、欧战结束列强召开分赃会
“公理战胜”神州学子护国威…………… (71)
- 八、爱国行动学生火烧赵家楼
引咎辞职校长悄离汉花园…………… (81)
- 九、深情所系校长回首望沙滩
民气难违府院忍痛惩国贼…………… (97)
- 一〇、散传单陈独秀身陷囹圄
避暑气李大钊隐居五峰…………… (110)
- 一一、红楼二将留学出洋
哈佛三杰欧游归国…………… (123)

- 一二、返故里鲁迅恋乡情
 迎春归周家迁新居…………… (136)
- 一三、李大钊护送陈独秀
 胡博士谒帝二进宫…………… (147)
- 一四、“杰克逊号”谢冰心结识新友
 阴差阳错吴文藻幸遇知音…………… (161)
- 一五、徐志摩热恋陆小曼
 梁启超证婚斥新郎…………… (174)
- 一六、兄弟反目长兄出走八道湾
 手足疏离鲁迅移居西三条…………… (188)
- 一七、杨荫榆入主女师大
 许广平初访鲁迅师…………… (198)
- 一八、压学潮校长施淫威
 主正义鲁迅告总长…………… (210)
- 一九、“三·一八”爱国学生空喋血
 斥丑类鲁迅怒写传世文…………… (227)
- 二〇、鱼雁往还共著《两地书》
 相濡以沫日久萌爱情…………… (238)
- 二一、鲁迅离京去厦大
 景宋同行走羊城…………… (250)
- 二二、殉主义李大钊刑场就义
 重友情周作人深宅藏孤…………… (264)
- 二三、羊城倦归鲁迅定居沪上
 引领风骚主将荫庇文坛…………… (277)
- 二四、清华园四导师共育国学才
 王国维绝尘念自沉昆明湖…………… (290)
- 二五、陈寅恪沉潜勤著述
 梁任公魂飞赴阴冥…………… (302)

二六、胡适之寿酒米粮库	
徐志摩魂断白马山·····	(312)
二七、苦雨斋窗下品茗玩古董	
附风雅老友唱和自寿诗·····	(326)
二八、积劳郁鲁迅染沉痾	
宣真理扶病战犹酣·····	(338)
二九、文坛主将驾鹤西归去	
风雨如晦国人共悲啼·····	(352)
三〇、卢沟炮响惊断幽州梦	
强敌入侵高校议南迁·····	(365)
三一、平津沦陷学府变兵营	
学人南渡家园任荒芜·····	(375)
三二、求外援胡适之欧美游说	
养顽疾蔡孑民客居香港·····	(389)
三三、周作人滞留北平城	
众友朋意诚劝南渡·····	(402)
三四、八道湾元旦闯刺客	
苦雨翁出山任伪职·····	(416)
三五、隐市屨钱夏玄同门前冷落	
保晚节五四骁将盖棺论定·····	(429)
三六、弦歌不辍联大西迁昆明城	
蓄髯明志一多步行三千里·····	(441)
三七、山重水复西南联大开学	
笳吹弦诵校歌校训诞生·····	(453)
三八、蜗居沪上郑振铎抢救珍籍	
奋战“孤岛”许广平大义凛然·····	(464)
三九、漂泊港九蔡鹤卿魂消梦断	
隐姓埋名陈仲甫客死江津·····	(476)

- 四〇、“何妨一下楼”教授治印定润例
“龙虫并雕斋”学者灯下写趣文…………… (490)
- 四一、钱宾四幽居宜良著“国史”
蒋梦麟防空洞中撰《西潮》…………… (503)
- 四二、穷教授身披毛毡上课堂
忙学生忙里偷闲泡茶馆…………… (517)
- 四三、文人墨客汇聚雾重庆
“抗敌文协”老舍扛大旗…………… (528)
- 四四、筑“潜庐”谢冰心静居歌乐山
置“雅舍”梁实秋撰写雅小品…………… (540)
- 四五、攀附逆周作人堕入深渊
重名节众文士闭门噤声…………… (550)
- 四六、抗战胜利周作人服刑南京
联大复员众师生惜别春城…………… (561)
- 四七、斥妖孽爱国教授拍案而起
起腥风民主战士血溅西仓…………… (575)
- 四八、陈寅恪染目疾伤归清华园
吴雨僧应友邀执教珞珈山…………… (588)
- 四九、苦寒士拒领美国救济粮
朱自清留得一身正气名…………… (599)
- 五〇、忧国事红楼社团团结战斗
迎解放清华师生欢跳秧歌…………… (611)
- 五一、炮声隆隆胡适飞离北平
红旗飘飘儒林喜获新生…………… (622)

一、周树人下榻藤花馆

钱玄同编辑《新青年》

公元一千九百一十二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改朝换代的重大政治事件，华夏神州从此改变了历史航向。那些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奉为圭臬的形形色色读书人，也从此走上了新的人生舞台，敷演出一幕幕善恶杂陈、荣辱悲欢的活剧，为后世留下了一部现代社会的儒林内史。笔者不揣谫陋，如实录下了诸多文人士千姿百态的生命历程，聊以备忘。

自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革命军发动了武昌起义之后，千疮百孔、病入膏肓的大清帝国便已名存实亡了。1911年12月29日，南京召开的17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顺乎民意，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为民国元年。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由孙中山提名通过的各部总长、次长以及大小官员到任就职。在临时政府中被任命的教育总长，便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光绪十八年二甲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升补翰林院编修、后来又做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孑民）。本书所涉诸多儒林中人物，多与这位统领风骚的教育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辛亥革命实是很不彻底的。这一年的2月3日，清隆裕太后命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与民军磋商清室退位的优待条件。是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4月

1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他只做了三个月的临时大总统，便让位给袁世凯了。接着，南京参议院又议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于是，政府的大小官员们便一批批离宁北上。

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供职的周树人、许寿裳、蔡元康一千人等，那一日登船启航，顺长江溯流而上，开始了远途旅行。

这一年周树人32岁，刚刚过了“而立”之年。他是这年2月间应同乡蔡元培之聘来教育部任职的。此前，他在家乡浙江绍兴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这实际上就是位居一校之首的校长。他为这所学校付出了许多心血，本想把学校办得像个样子，谁知绍兴军政府都督王金发却恣意扼杀这所新式学校，不予拨发办学经费，致使学校陷于无法正常运转的困境，周树人遂愤而辞职。他在2月19日的绍兴《越铎日报》上发了个《周豫才告白》：“仆已辞去山会师范学校校长。校内诸事业于本月13日由学务科派科员朱君幼溪至校交代清楚。凡关于该校事务，以后均希向民事署学务科接洽，仆不更负责任。此白。”此后便去南京赴任。不料刚刚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便又随部北迁了。

水路旅途船行慢，时间长，好在有新朋旧友为伴，在一起谈谈学问，聊聊时局，也就不觉得寂寞。一路顺风，5月5日船抵天津港，又改乘火车，当日下午七时就到了北京前门火车站。看看天色已晚，这一千人等遂暂宿于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的长发客店。

次日上午，周树人和许寿裳这两个绍兴人一同迁居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周树人下榻于藤花馆，许寿裳住进了嘉荫堂。寿裳的长兄许铭伯原就住在这里，寿裳兄弟便同居于此。经寿裳介绍，周树人结识了许铭伯，二人颇能谈得来，此后来往颇多。

会馆乃是京城特有之物。郭则云《竹轩摭录》一书中说：“近世乡人旅居会饮及乡会试举子等居之所曰‘会馆’。”这会馆起源于两汉，到明清两朝最为发达。各地来京的达官显宦、富商巨贾、

科考举子，乃至手工工业者、江湖艺人，他们在京居留期间，希望能够有一个凭乡谊关系相互照应的住所。于是，一些在京为官的人便邀集一些同乡官宦、巨商士绅合力集资，在京城购置地产，修建房屋，建立会馆。到了民国初年，在北京的各地会馆已有三百多所，这些会馆多建在宣武、崇文两区。

绍兴会馆乃是清道光六年，以章学诚为首的几名浙籍在京官员兴建的，当时称山阴会稽两邑会馆，简称山会邑馆。民国初年，山阴、会稽两邑合并为绍兴县，这才改名为绍兴会馆。绍兴会馆规模很大，光是南半截胡同4号这一处，就有房屋84间。馆内的建筑有仰戴堂、晞贤阁、修楔堂、碧阴簃、藤花馆、补树书屋、绿竹舫、嘉荫堂、会贤阁、怀旭斋、一枝巢等。周树人住的这藤花馆是个狭小的院子，有西屋三间，院子里有一个藤花池，藤花馆由此而得名。周树人住进了西屋。

周树人初来绍兴会馆，不免对周围的环境加以研究。这条街上，不远处有江苏元宁会馆，安徽黟县会馆、歙县会馆，河南彰德会馆等等。走出胡同北口，便是有名的菜市口。在清朝，这里曾是充斥着刀光血影的刑场，即古人说的那“刑人于市，与众共弃之”的“弃市”。戊戌年那力主维新、发动变法的“六君子”便是在这里被砍头的。后来，庚子年闹义和团，那起事的“三忠”也是在这里被“弃市”的。走过这里，周树人心中便涌起一种激愤感觉，对于那些被杀者，他油然而生出深深的敬意。据他所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当年就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的莽苍苍斋，他就是在那里被抓捕的。想起这些，周树人心中森森然、愤愤然。

上午刚搬进藤花馆，下午他便雇了一辆骡车去了教育部。教育部在西单南面的教育部街，离这里不远，很快便到了。他在部里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他熟悉了一下办公的环境，与同僚们交谈了几句，又回会馆休息。过几日他才正式来办公。

多日旅途的劳顿，他很想好好休息一下，睡上个安生的觉，但他还是坐在桌案前，研墨铺纸，给在绍兴家中的二弟周作人写了封家信，报告旅途和来京后的情况，以免家中人悬念。把信写好，方才铺床睡下。

谁知迷迷糊糊尚未进入梦乡，就觉有许多小爬虫在身下串来串去，咬得人痒痛难忍。忙坐起点灯查看，果然有不少臭虫肆虐骚扰，被角、床边、墙缝间，捉了足有三四十个。他心中颇为厌恶，无法再躺下睡，索性把桌案上的书籍纸张笔墨收拾起，将被褥铺在桌上，方慢慢入睡。

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这一天，他的头等大事便是让会馆的长班换了一副铺板，又在屋内边边角角洒了一些驱虫药，方才放了心。

这几日，周树人忙于与朋友们交往盘桓，常常聚饮于广和居、致美斋，闲了便伏案阅读带来的书，翻阅许铭伯赠送的《越中先贤祠目》，并不断给二弟写信。直到10日那天，才去教育部视事，但那一日他似乎无公可办，终日枯坐，极无聊赖，捱到下午四时半，方下班回会馆。

上班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他邀了许寿裳等人去逛琉璃厂书肆。绍兴会馆离琉璃厂很近，步行片刻便到。此后，那里便成了他经常造访之地。

这琉璃厂乃京城的一条古文化街，由烧制琉璃瓦窑而得名，街长可二里许。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四方文人学士集聚北京，此处便开始兴盛起来，仅古旧书肆就有三十余家。琉璃厂以桥为界，分东西两条街，东街狭窄，多为卖眼镜、烟筒、日用杂物者。西街开阔，多为书肆、古董店、印书铺、裱画店、南纸店等高雅商家，为文人墨客游览出没之地。民国初年，这里尚保持着一片繁华景象。

周树人来到琉璃厂西街，如踏入繁花似锦的园林，真是眼花

缭乱，目不暇接。他一家挨一家地在旧书铺中徜徉寻觅，最后买了一部《纂喜庐丛书》一函七册，花去大洋五元八角。这是他来京城后买的第一部书。此后，他每个月都要来这里几次，买了大量古籍、碑帖、画册、拓片，每年都花去大洋数百元。刚来京时，他每月薪俸是250元（但经常拖欠），他按月汇寄绍兴家中50元做生活费用，以后月薪增至300元，汇家中款也增至每月100元了。那时，除了每月的日常生活用费、应酬费之外，他最大的开支便是买书用款了。

周树人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供职期间，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诸般事宜，他对这些工作很有些兴趣，也是用力甚勤的，但那几年中国的政局很不稳定，令他不顺心的事情举目皆是。不久，蔡元培总长去职，教育总长由范源濂继任。尔后，又有袁世凯倒行逆施、提倡尊孔并伺机盗国称帝之事，使得周树人心怀忧愤，郁郁不得志。那些年中，除了在教育部供职，做些份内之事，回到绍兴会馆，便以抄古碑、校勘古籍以自娱。他的一腔救国救民的热情渐渐冷却下来，韶光也在身边悄然逝去。

藤花馆的居住环境很是恶劣，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邻居屋中经常半夜喧闹，甚至有人聚众夜赌，那嗷嗷之声如同狗叫，吵得人无法静心读书，也不能安眠。周树人只好搬到补树书屋去。其时，是民国五年的五月，已是他来京的四年之后了。

补树书屋是会馆西边一个院落中朝东的四间正房，南首一间是住房，北首两间相通。周树人便住进南首这间屋子。院里有一棵大槐树，相传在多少年之前，有个阔人家的姨太太在这棵树上吊死了，因而这院子一直闲置着没有人住，说是怕闹鬼，而从那件事发生后，会馆也便不许人们带女眷来往。周树人不怕这些，他搬了进来，正好喜欢这里的幽静。夏夜，蚊子多了，他在屋子看书校书累了，便搬了藤椅，拿个蒲扇，坐在槐树下乘凉。这时，常有许多俗称“吊死鬼”的槐蚕从树下垂下来，掉在他的头上。

次年春天，二弟周作人从家乡来到北京，执教于北京大学，他也住进绍兴会馆。周树人将自己住的那间屋子让给二弟住，他自己搬到靠北的一间屋，中间的房屋便作为兄弟俩洗漱和用饭的地方。绍兴会馆不供应伙食，他们便在附近的小饭馆包饭，有时也到街上饭摊买饭吃。有客人来访时，便到广和居去吃饭，或从那里叫些饭菜来用。

来补树书屋造访最多的要算是他留学东京时的老友钱玄同了。

钱玄同本名钱夏，浙江吴兴人，是个仕家子弟，其父钱振常是清光绪年举人，兄钱恂在清政府驻法、意、日等国的使馆任过参赞和公使之职，他比钱玄同大30岁，钱玄同倒与其侄钱稻孙年龄相仿。钱稻孙也在教育部供职，与周树人相熟。钱玄同比周树人小六岁，比周作人小两岁，他同周氏兄弟相友善，算是他们的小老弟。

钱玄同与周氏兄弟的友谊，始于几年前在日本同堂受业于国学大师章太炎门下之时。章太炎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文章，鼓吹排满，被清政府转请上海租界当局逮捕，囚禁三年，出狱后流亡日本，编辑《民报》。后《民报》被禁，他便在东京开办国学讲习会。其时，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都在日本留学，他们请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从那时起，周树人、周作人便与许寿裳、钱玄同等人结识了。

在聆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的章门弟子中，钱玄同是最年幼的一个。每逢星期日，章太炎便在民报馆的寓室里开讲，学生们围在一张小茶几的四周，席地而坐，静听章先生讲段玉裁的《说文注》，从上午八时一直讲到12时，中间也不休息。那时，钱玄同是很用功的一个，他常常提出一些问题请先生解答。他在地毯上爬来爬去，因而周豫才（树人）便给他起了外号叫“爬来爬去”，后来有时又叫他“爬翁”。钱玄同也便常给予回敬，叫周豫

才为“猫头鹰”。这“猫头鹰”是说周豫才平日不修边幅，头发很长也不理，又常是冷然默坐，形似在枝头兀立的猫头鹰。年青朋友同学之间互起绰号，似更显出亲切与友善，谁都不会去计较的。

钱玄同自日本归国后，在浙江省任中学教员。民国元年，任浙江省教育司科员视学，次年来北京，任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教授。他研究文字音韵之学，后又赞倡文学革命，任《新青年》杂志编辑。这期间，他常常来到绍兴会馆，与周树人晤谈，甚是相得，周作人来京后，他们之间的交往便更多了。

那常常是在晚上，周树人坐在那张破旧的桌案前，捻亮了小煤油灯，拈笔蘸墨，在毛边纸上抄写碑文，校勘古籍。在宁静中，忽听得窗外一阵脚步响，凭着他的感觉，他知道又是那位老朋友来了。他放下笔，站起身，便听见了笃笃的敲门声，他跨前两步，开了门，钱玄同手中拎着个沉甸甸的大皮夹，走进屋来。

钱玄同像回到自己家中一样，把大皮夹放在桌上，随手脱下长衫，挂在木制衣架架，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他呼呼喘着气，一只手抚摸着胸口说：“嘿，这只狗，好凶！”

周树人笑微微地看着这位怕狗的朋友，仿佛听到他的心房还在砰砰跳动。

钱玄同见到了这位博闻强记、思想犀利的老友，便忘掉了刚才从一家门洞里窜出来的那只大黄狗冲着他汪汪狂吠的可怕情景，又拉开了他的话匣子，高谈阔论起来。他们的谈话似乎是漫无边际，其实，话扯得虽远，却都离不开反封建、文学革命以及对时局的忧虑。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新青年》、北京大学里的事情。

钱玄同先是取笑了一阵辜鸿铭，说他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说，“哈哈，这老头儿，全球五大洲七大洋他都占全啦！”

他绘声绘色地形容了一番辜鸿铭那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袍，

袖子上沾满了斑斑点点的鼻涕唾沫，还有那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面那一条久不梳理的猪尾巴似的小辫子。一副落拓不羁的满清遗老模样，又堂而皇之地在北大课堂上讲授西洋文。说得两个人颇笑谑了一阵。

后来，钱玄同又说：“胡适之从美国回来了，来北大任教，这回，《新青年》的力量更强了。”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就开始考虑和研究中国文学革命问题了，他常常与一些同学和朋友讨论这件事，并且练习着用活在口头的语言来写白话诗，作白话文。1916年11月1日，他把一年来同朋友们非正式讨论的问题，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寄给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那时，陈独秀已经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即文学学院院长）。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二卷5号上。2月，陈独秀又在《新青年》二卷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算是对胡适文章的响应和支持。钱玄同看了胡适的文章，很是赞赏，便找陈独秀去讨论胡适提出的问题。这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也便准备延聘胡适来北大任教了。

陈独秀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转达了蔡校长的这个意思。他在信中写道：“子民先生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承乏。子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6月，胡适便回国，9月间就任北京大学教授。

钱玄同向周树人讲述着他对胡适的印象：“豫才兄，这胡适之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他才27岁。他刚来北大，在新学年开学时，应邀作了《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讲，很受师生们的欢迎。他主讲《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程，又对中国文学素有研究。他跟我讨论过中国古代小说和白话诗的问题。看得出，他对国学的造诣颇深。”

周树人没有见过胡适，只是读过《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他也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些根柢，也有一股子冲劲，但他又似乎觉得那些文章虽然来势很凶猛，气势也很足，但又觉得缺些底气，并未完全抓住事情的本质，也未触到那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的根本，对几千年的中国旧文化和孔孟之道的痼疽也未能触到痛处，但他转而又想，这“文学革命”的大旗树得还是很勇敢很必要的。他对胡适无法表示具体的态度，只是听钱玄同眉飞色舞地讲说。

钱玄同讲胡适，讲北大，又讲起了陈独秀的“十八妖魔”说。钱玄同和周树人历数着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的那阻遏白话文学发展的“十八妖魔”：明代的“前七子”、“后七子”、还有古文大家归有光，清代桐城派的方苞、刘大槐、姚鼐。“哈哈，独秀先生可谓把明清两朝的古文大家一网打尽了啊！”说着，两个人开怀大笑起来。

钱玄同兴犹未尽，谈起了他的观点：“依我看，除了这十八妖魔，还应添上个‘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噢，你的意思是……”周树人欲听他的下文。

钱玄同呷了一口茶，兴致勃勃地说下去：“六朝的骈文满纸堆砌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典故来代替实事。删割他人名号，去迁就他的文章对偶。你翻开《昭明文选》，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可是，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文选》的文章是千古之正宗，文章就应该这样去作。你看，这就是弄坏白话文的第一种文妖……”

周树人接着话茬说：“这就是选学妖孽？”

“是的”，钱玄同说，“明清以来，归有光、方苞、姚鼐、曾国藩这些谬种拼命作韩、柳、欧、苏那些人的死奴隶，立下了个什么桐城派的名目，还有什么‘义法’之类，搅得昏天黑地。这是第二种文妖。此后，中国文坛上最有势力的就是这‘选派’和‘桐城派’……”

“噢，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周树人赞同着说：“抱着《文选》寻字汇，‘载飞载鸣’的文章，如今也大有人在，要攻讦论敌，就是要给他们个名号，‘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他们谈得兴浓，周作人也从里屋走出来，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大家谈得兴高采烈。钱玄同是个喜欢谈天的人，越谈兴致越高，毫无倦意。看看天光已晚，周树人觉得肚里有些空落落，遂起身出去，到百年老店广和居点了几样小吃，有吴鱼片、炸丸子、酸辣汤、火腿包等，让小伙计送了来，三个人便围坐着吃起来。

吃过夜饭，周作人回他的屋子里去用功，钱玄同还无要走的意思，他不经意地翻着桌上那古碑的抄本，问道：“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周树人漫不经心地说：“没有什么用。”

“那你抄它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周树人立刻懂得了钱玄同的意思，他是为他编辑《新青年》来约稿。周树人心中暗想：他们也许是感到寂寞，找我来凑凑热闹吧！遂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进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

钱玄同摇摇头，反驳似地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你说的倒也对，”周树人沉吟着说，“不过，这些年来，我眼见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一天天衰落下去，强敌入侵，国事日非，清朝虽已被推翻，但政局更不稳定。张勋复辟，袁大头称帝，孙先